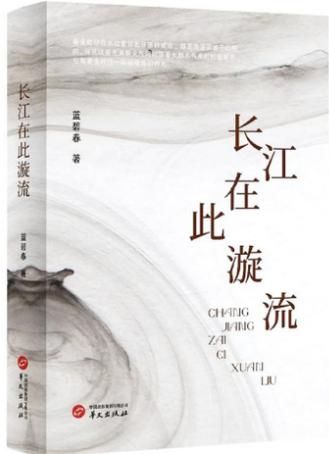


一江碧水照性情

——读蓝碧春《长江在此漩流》



第446期
名誉主编:了人
主编:王伟
副主编:杨旭军



◎袁恒雷

在我们八零后的认知里,对长江的最初了解来源于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歌曲抒情与激情兼备,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激发了几代人对长江对祖国的深切之爱。紧接着,我们从地理、历史、语文等诸多学科中,从各种影视资料中,乃至亲身来到长江岸边,逐步了解了伟大的长江。直至近日,我读到了重庆资深作家蓝碧春新著《长江在此漩流》,让我通过一位在长江上游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作者,了解到有关长江的百年变迁史与沿岸百姓的繁衍生息,以及蓝碧春以重庆为基点,对长江上中游流域的行走记

录。一江碧水不光照出了一位女子的真性情,更在此漩流盘桓后,才奔向远方。这是一部描绘出重庆山水的雄浑壮美,记录着重庆烟火与风骨,让读者看见乡土社会最本真的生命力的力作。

从雪山走来的长江,接触到的第一座大城市确实是重庆。所以,有位叫彼得·海丝勒的美国作者写出的有关重庆的图书就叫《江城》。身为长江“黄金水道”的始发站,重庆的航运业无疑异常发达。本书的第一部分“长江那些事”,蓝碧春讲述了有关长江、有关航运的大事小情。沿着时空的脉络,从7000余年前的长江水手独木舟讲起。依据《世本》《华阳国志·巴志》《周书》《后汉书》《广成颂》《释名》《盛唐拟阳之歌》等一系列历史文献,梳理出长江水运发展简史。风起帆动间,可窥见历史的灵魂人物并洞见时代步伐。

她之所以如此重视讲述长江航运史,是因为她就是船员的后代。在本书中,她讲述了长江上最早的“大引水”的传奇人生;新中国培养出的有“水上大工匠”之称的老船长的精彩故事;也讲述了船员和船员妻鲜为人知的“水岸鸳鸯”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她为之共情的点滴。比如,听船笛声能辨识何船到港并将停靠哪个码头;长江边上女人带孩子站礁石上望船的独特风景;岸边密布的石头上“绣”出年轮之花——纤夫石,不但见证了古代、近代长江航运业的艰难和苦难,也见证了航运者的奉献。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认识人类自身和长江航运兴衰演变的通道。

在蓝碧春的笔下,她记叙了诸如“船王”卢

作孚的抗日紧急转移义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安全护送毛主席和周恩来视察长江的全国劳模、船长莫家瑞;“神”一样的5位老船长从重庆“千里送工厂”到湖北武汉,以及重庆无条件配合三峡工程的垃圾清理与移民搬迁等写进史书的大人物与大事件,更记叙了以重庆为基点的长江上游大量平凡人物的动人故事。有具强烈主人翁精神和职业意识的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磁器口的姑娘”,有生终不得志却坚持断翅飞翔的家福表哥,有教会“我”重信守诺的老水手王青山,有赢得小区人“乡下亲戚”美誉的卖鸡蛋老头,以及襟子沟美貌善良的青年女子洋菊被陈旧腐朽的旧观念吞噬的悲剧故事,还有那些来报社实习因性情各异、遭遇不同的见习记者……这些被宏大叙事遗漏而反映出细碎日常的文章,表象琐碎而内蕴照人光华。单纯、丰富,极其感人。

此外,描绘重庆山水雄浑壮丽和探索人伦风习的“一座让八方来拜的山峰”“对一座庄园的叩问”“石证”“天地遗痕云梯间”等,不仅在于对重庆风物的细腻刻画,更是对城市精神的深度挖掘。这些故事或长或短,但在蓝碧春的笔下娓娓道来,如同我们的亲友邻居一样,代入感十足,也让我们跟着他们的命运沉浮起落。

全书78篇文章,几乎篇篇精品。读她的文章总会被深深打动,在于作者可贵的对大千世界种种生存状态的真切关注与体察,同时贯注了女性特有的共情力。让一江碧水因为她的记述而活色生香,万古流芳。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十月的刻度 (外二首)

◎许海龙

日历被红笔圈住的那页
藏着比季节更重的刻度
不是烟花炸开的瞬间
是父辈弯腰,把路基夯进冻土

是车间里的钢花,田埂上的谷穗
是课本里“站起来”三个字
被反复摩挲,有了温度

不必反复诉说牺牲与荣光
你看街道旁的树,枝桠年年向上
像无数双曾托起黎明的手
仍在托着,我们平凡的日常
托着每个清晨,安稳的朝阳

数字里的清晨

1949的礼炮炸穿长夜
第一缕光,烫红天安门城砖
齿轮与麦穗咬合成印章
把“人民”二字,盖在新生的地平线

风掠过三十万双举过头顶的手
每只手都攥着半块啃剩的窝头
却托得起五星红旗——
那是无数英骨,终于站成的鲜艳

后来每年这一天
孩子举着气球追着风跑
老人摸着胸前的纪念章
轻声说:看,这就是我们要的明天

站立的荣光

这抹红,站着
站在商铺门侧
站在路灯杆旁
把日子里的热闹
都拢进自己的褶皱

路过的车鸣掠过
它不晃,只静静托着
托着老人手里的菜篮
托着少年肩上的书包
托着整座城的烟火气
连阴云压下来
它都把红举得更稳

夜里灯亮了
它便和灯光相映
把自己的影
叠在来往的脚印上
那抹红不褪色
是街巷挺直的脊梁
是藏在日子里的
最踏实的荣光

(作者作品散见《金陵晚报》等报刊)

我的大哥叫国庆

◎陈建素

大哥叫国庆,与新中国同生日。每逢国庆节,我都给大哥发微信:“大哥,国庆节快乐!大哥生日快乐!”

大哥十八岁高中毕业,下乡到离家百里远的朝阳公社,时逢公社修燕山水库。在朝阳的三年里,除了雨天、雪天,大哥每天天不亮就要带上扁担撮箕,走十多里山路到水库挑土。从最初的每天四方,渐渐地增加到五方,直至满劳动力六方。这三年里,大哥穿坏了十几双胶鞋,衣服肩上的补丁重补了,每件衣服都有四五层补丁。大哥春节回家,笑呵呵地对我们说:“补丁越多,挑起土来肩上越轻松。”大哥肩上的皮,脱了一层又长出一层,最后结成厚厚的老茧。

三年后,大哥被选送参军。大哥代表新兵讲话:“我们一定要刻苦训练体能,掌握射击本领,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参军一年后,大哥上了战场,在一次战斗中,大哥的脚被手榴弹弹片穿伤,被送到战地医院抢救。战争结束后,大哥

荣获二等功。伤好回家乡,多所学校请大哥去作报告。每次报告中,大哥总是含着泪说:“我不算英雄,还是讲讲我的烈士战友们的故事吧。”

大哥转业到地方,进入企业领导层。大哥以军人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作风,要求节俭办公,严控非生产性支出,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工人待遇。

随着企业体制改革,大哥也下岗了。此时大哥面临诸多困难:原有住房在三峡库区水位线下需搬迁,虽然国家会发大部分搬迁费,但自己还是要出一小部分钱;儿子正在读高中,也需要钱;还要继续和妻子一起缴纳养老金等等。但大哥马上到小面店拜师学艺,学成后,大哥考虑到在城里开店,门面租金高、竞争激烈,就回老家的小镇上开面馆。

大哥从企业领导瞬间变为小面馆老板,我时常去大哥面馆坐坐,问大哥:“你从企业领导

变为小面馆老板,心里有落差吗?”大哥回道:“为了守护祖国,我曾命都不要,现在为了适应国家发展,我用自己劳动换来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有啥落差?”我说:“大哥,你配得上你的名字‘国庆’,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大哥大嫂一干就是十多年,这家小店不仅养活了大哥大嫂一家,而且大哥大嫂的养老金,孩子大学的学费,以及孩子毕业后在广东工作,购房首付都来自小面馆的收入。小店一直开到大哥六十多岁,孩子要求大哥大嫂到广州帮他们带孙子,大哥才把小店转让他人。

大哥的一生与国家改革发展息息相关。大哥勇于担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出了他们那代人的精彩;也给我们树立了面对困难,积极应对的榜样。

大哥,国庆快乐!大哥,生日快乐!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武陵学校)

金佛山的明月

◎罗林衡

中秋有月中秋月,且喜金山好时节。
时令已至中秋,稻浪翻涌如金,山笋脆嫩,硕果垂枝。金佛山下的人们举头凝望,将祈愿揉作浑圆的糍粑,把思念熬成浓酽的油茶,心湖荡起幸福的涟漪,与千里之外共沐清辉,同享婵娟。

穿越千年烟尘,金佛山的月亮洗尽铅华,清辉如练,映照着重庆南川悠远的历史与厚重的文脉。《南川县政务概览》载:“南川之名始于元世祖,独立设置则始于唐。”遥想古时,皓月当空,银蟾光满,多少先贤静夜凭栏,登高临远,把酒话桑麻,浅唱复低吟,风雅入骨。“南亩桑麻无旧户,西园桃李变新栽。”北宋王观复老夫子的诗句,虽前文散佚,却如一枚时光琥珀,封存了古南川皎皎明月下安居乐业的繁盛图景。

金佛山之月,朗朗可照乾坤。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古铁骑黑云压境,南宋朝廷危若累卵。龙岩城外,蒙军卷起的征尘蔽日遮天,肃杀之气弥漫四野。清冷的月光如霜,静静洒在守将范世雄将军沉静的面庞上,他双眉舒展,眸中灼灼之光却比月色更坚毅。范将军率南川军民,依凭龙岩城天险,深掘壕堑,高筑城墙,硬生生将这弹丸之地铸成“南方第一屏障”。那退敌的月夜,想必是马鸣风萧萧,旌旗在皎皎清辉中猎猎翻飞!城门外侧绝壁之上,南宋抗蒙第一记功碑——龙岩摩崖至今字迹

如新,仿佛月光淬炼的誓言:“正月,贼酋重兵攻城,二月再寇,斩虏使,焚伪书,诸将争击,贼败而退……”字字铿锵,是月华刻下的不屈史诗。

千年时光流转,朗月早已拂尽龙岩城头的烽烟。合溪镇韦奚成烈士雕像巍然矗立,金佛山的月华如练,将这片英雄热土映照得一片澄澈空明。合溪夜月,自古便是南川八景之冠冕。清人康作霖曾以诗心捕捉其神韵:“双溪汇成渠,一色净如洗。好风吹月来,影落碧潭里……”自1928年星火初燃,中国共产党便在这“南川井冈山”之上,领导人民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洪流中谱就壮丽诗篇。明月朗照乾坤,山河的纹理在清辉中纤毫毕现,辉映着血与火锻造的信仰。

金佛山之月,冷冷可安文心。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知县应士龙于城南鳌头峰顶,亲手植一株皂角幼苗,筑起一座名吾亭,更倾全县之力创办隆化书院。他以“道隆雅化”为训,殷殷期许南川学子“处则为纯儒,出则为良佐”。书院落成之日,微雨织帘,月色朦胧,清秋凉意中,鳌头峰上琅琅书声却如清泉流淌,澄澈而动人。应老先生心愿得偿,在名吾亭上欣然醉歌:“此亭无可名,金曰名吾亭……千山对我碧,两眼为谁青。”他自谓“无名”,金佛山的清风明月却将“应士龙”三字,悄然镌刻进永恒的

文脉年轮。

或许是金佛山月华的千年滋养,大美南川,文风郁郁乎盛哉。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知县黄际飞与举人徐大昌于城西风水江畔兴建尹子祠,以纪念东汉大儒尹珍南川讲学之泽。彼时楼阁翼然,古韵悠长,朝弦暮诵,盛况空前,尹子祠遂成文人雅士吟咏唱和、激扬文字的渊藪。徐大昌曾留下诗篇:“高楼一上莽萧萧,远近秋光手欲招……山城点点烟生白,野水茫茫鹭下飞。”吟咏之声仿佛仍在梁间萦绕,见证着此地济济人才、斯文不坠的盛景。尹子祠与下游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所建“秀拔边陲”的文峰塔遥相呼应。两地繁华虽随逝水沧桑,千载文韵却如风水江流,蜿蜒不息,滋养着两岸的灵秀与智慧。

中秋佳节,守着金佛山这一轮阅尽沧桑的明月,洞鉴古今幽微,不由深深感念当世之盛、人民之伟,且以一首小诗作结:

金佛山的明月
宁静安详
晚归的人
将月亮轻轻举过头顶
早起的人
披着月光走向晨光熹微的远方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川区书院中学)